

運河上的古橋——以紹興龍華橋、廣寧橋為例

蔡彥

浙江省紹興市圖書館

近代周作人在其《河與橋》中說「（紹興）城中多水路，河小劣容舸。曲折行屋後，合櫓但用篙。約行二三里，橋影錯相交。既出水城門，風景變一朝。河港俄空闊，野板風蕭蕭。」¹道出了紹興河道縱橫，舟車如織的水鄉風情。據1993年統計，紹興全市有橋10,600多座，橋樑的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座，為全國之最，故被譽為中國「萬橋市」和「橋樑博物館」。2014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將中國大運河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紹興段被列入世界遺產的點段共有3處，即八字橋、八字橋歷史街區和紹興古織道。

一、水鄉和運河演變

大運河紹興段是其中一條重要水道。它以紹興城為中心，向西經柯橋至錢清出境，向東經皋埠、陶堰至曹娥江，而後分為南北兩線，北線經百官、驛亭至五夫長壩出境，南線經梁湖、豐惠至安家渡出境。早在春秋時期，越國在建都紹興同時，便開鑿了人工運河「山陰故水道」。西元前490年，即東周敬王勾三十年，越王勾踐七年，在勾踐回國的當年，就命大夫范蠡利用今紹興城所在的八個孤丘，修建小城。據《越絕書·卷八》：「（城）週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隨即又在小城以東增築大城，就是今天的紹興城。同書載「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山陰故水道」的開鑿應該不遲於這一時間。又說「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²可見早在春秋時期，運河兩岸就已經是一個聚落中心。運河橋樑的修築當開始於這一時期。到西晉永泰元年（307），會稽內史賀遁開鑿西陵運河（後稱西興運河），使大運河紹興段基本成形。據明萬曆《紹興府志·卷七》：

運河自西興抵曹娥，橫互二百餘里，歷三縣。蕭山河至錢清長五十里，東入山陰，逕府城中至小江橋，長五十五里，又東入會稽，長一百里。其縱，南自蒿壩，北抵海塘，亦幾二百里。《舊經》云：晉司徒賀循臨郡，鑿此以溉田。雖旱不涸，至今民飽其利。³

《舊經》就是編於北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的《越州圖經》。這次修築，奠定了運河穿紹興城而過的格局。南宋時，統治者對運河的整治更加重視，形成「堰限江河，津通漕輸，航甌舶閩，浮鄞達吳，浪槩風帆，千艘萬艫」⁴的宏大漕運體系，也使紹興成為全國交通發達、經濟繁榮和文化燦爛的「海內劇邑」。

二、龍華橋、廣寧橋與士紳

八字橋歷史街區位於紹興城東北部，北鄰勝利路，南至紡車橋，西臨中興路，東靠東池路，運河橫穿中心。總面積0.3平方公里，其中街區佔0.2平方公里，是我國納入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僅有的兩個街區之一。

沿著都泗門路，盡頭為丁字河。其河南接運河，北至東大池，東西橫跨一橋，這就是龍華橋，也是目前紹興城僅存的明代閘橋，紹興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龍華橋為抬樑式，單孔。長5.5米，寬2.9米，高4.3米。西面踏道緊貼龍華寺牆壁呈南北向。橋北側，沿河立有二根石槽，高3.8米，寬0.5米，是為閘門遺址。橋墩用條石砌築，中間鑲《龍華寺東閘橋碑》，敘述了募修龍華橋經過和捐建者姓名，表明該橋重建於明崇禎三年（1630）七月，共耗銀68兩4錢，距今約四百年。龍華寺東閘橋

碑，直3尺2寸，橫1尺3寸，全文如下：

龍華寺東開橋一座，相傳為趙福王所創建，以資灌溉。語具東府東坊土穀祠碑記中。日久漸圯，居民□□等發心置簿，募緣重建。□□居士。

□月十八日興工，逾月告成，煥然一新。往來普渡非復舊日簡陋之象矣。今將善信喜舍銀數，詳開左方，以志不朽。

一女眷。商門太夫人劉氏拾兩。商門祁氏貳兩。王門商氏壹兩。朱門商氏壹兩。商門祝氏伍錢。
一士民。商周祚拾兩。商周初貳兩。祁彪佳貳兩。王璵貳兩。柴雲漢壹兩伍錢。王燈壹兩。黃希達壹兩。吳邦輔壹兩。張萼壹兩。劉官壹兩。劉寅壹兩。劉宓壹兩。劉寧壹兩。劉世祝壹兩。劉世益壹兩。商維治壹兩。商維源壹兩。商周祐壹兩。商周祺壹兩。商周初壹兩。商念祖壹兩。商似祖壹兩。商紹祖壹兩。萬訥壹兩。張賢臣壹兩。唐應科壹兩。董用中伍錢。劉士璵伍錢。劉宏伍錢。商周祥伍錢。商周祐伍錢。商周禪伍錢。商周鼎伍錢。商周彝伍錢。商周胤伍錢。商光祖伍錢。王毓蘭伍錢。王毓著伍錢。朱曾伊伍錢。朱曾萊伍錢。□□褒伍錢。劉宰三錢。劉宗三錢。沈應鳳三錢。趙崇曾貳錢。鄺雲程壹兩伍錢。吳應春壹兩。□□壹兩。魯應朝壹兩。景星耀伍錢。凌鳳翮伍錢。王萬化三錢。

石工華朝甯、朱惟龍、鄭維先仝造。

皇明崇禎三年歲在庚午七月吉立。

碑文中所提及的趙福王，就是趙與芮。據清乾隆《紹興府志·卷七十一》：

宋福王府。在東府坊。宋嘉定十七年（1224），理宗即位，以同母弟與芮奉榮王祀，開府山陰叢山之南。府東大池，其台沼也。⁵

據上碑，修建龍華橋的目的是為了控制東大池水位。那麼，龍華橋的初建年代，也應該在此時，即南宋理宗在位期間（1224-1264）。

閘橋亦稱為橋閘。雖然閘和橋都是水上建築，可原本的功能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橋，通水而上下行；閘，有門，用來阻擋或控制水流。而閘橋正是將這兩種不同功能的建築組合起來，既可排洪擋潮，蓄水灌溉，又便於人畜通行，車輛運輸。在紹興，閘橋與斗門常混稱。東漢時，會稽太守馬臻主持修築鑿湖湖堤時，建造了「三大斗門」，創造性的把閘與橋結合在一起。紹興造橋歷史之悠久，可見一斑。南宋慶元年間（1195-1200）會稽縣尉徐次鐸《復湖議》中提出「夫斗門、堰閘、陰溝之為泄水，均也。泄水最

多者曰斗門，其次為諸堰，若陰溝則又次焉」。斗門與閘的最大區別在於，斗門的板是直放的，閘板是橫放的，所以斗門一開，泄水最快，而閘可以通過增減閘板數量來控制流量，保持一定水位。除了上面提到的，在紹興著名的還有三江閘橋。它始建於唐大和七年（833），明嘉靖十六年（1537）重建，因橫跨錢塘、錢清和曹娥三江而得名。橋全長108米，寬9.16米，高10米，依峽而築，用巨石砌成，每層每塊大石之間均有榫卯銜接，最底層與岩層合卯，並灌注生鐵，石縫用灰秣膠合。該橋共28個洞閘，分別以28星宿名稱編號，故又名「應宿閘」。1963年被公佈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碑文中所提及的商周祚，字明兼，號等軒，會稽人（今紹興）。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授邵武縣令五載。入京，累官太僕寺少卿。萬曆四十八年（1620）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他在任期間不動民間一錢，設法支應王事；擒斬巨盜，抗擊紅夷侵擾，故離任之日，閩人為之立祠。明天啟五年（1625），再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翌年，升兵部尚書，以母年老，請告歸養，里居十載。據《越中雜識》一書

八字橋條：「明塚宰商周祚宅在橋西」。⁶崇禎六年（1633）商周祚撰〈水澄劉氏家譜序〉：

聖經稱：治國平天下而必先齊家，豈家屬身外之物。……祚之先贈君屬劉門館甥，母太夫人生祚于外家，受外大父太素公鞠育教誨之恩，欲報罔極，追溯所自，劉固水木本源也，於大京兆序為中表兄弟，少同應童子試，同舉於鄉，同登進士，同朝且三十年。大京兆為理學節義宗主，鄉邦交重，祚自愧庸劣，而嚮往之誠，雖屬孰鞭，所忻慕焉。⁷

〈譜序〉署名為「崇禎乙亥孟夏，賜進士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河南汝甯府光州商城縣知縣商周初，駿骨權奇，鳳毛絢麗，自為諸生己興，而兄大司馬祚，兢爽連辟，而良工戒于示朴，大音尚其希聲。雖鴻雁異時，而塤箎終合。朕龍習飛榜，葉應昌期，妙選四科，寄之百里。蓋廉足以勵俗，敏足以任繁；斷以決疑，慈以息物，商城得爾，民其廖乎。……王祖父、祖父及爾兄俱以甲科騰光竹帛。爾牽絲筮仕，即徵殊典貴於所生，爵而後官不俟。

勅曰：風雨之感，糟糠之助，士之所不能忘也。……河南汝甯府光州商城縣知縣商周初之妻張氏，家為聖女，歸稱淑媛，養不迨□，言每懷於屬，續瞻則有母事。罔怠於承歡，膏火相助，絲麻勵儉，敦娣姒之，好鞞若棠花。……一任河南汝甯府光州商城縣知縣。二任兵科給事中。三任海南提學兵巡道廣東按察司僉事。四任常鎮兵僕道湖廣布政司右參議。

崇禎元年十月□日。

刻碑時間在明崇禎元年（1628）十月。《誥命》稱讚商氏一門堪為「諸生己興」，淑媛榜樣。修橋當在此後。在57位捐銀者中，商氏一族佔22位，其中5位「女眷」捐銀14兩5錢，佔總數五分之一強。作為積善人家，商周祚和商周初兄弟帶頭捐資，不僅激勵了外人，更給族人莫大鼓舞。所謂「志不朽」，實際上就是紹興士紳歷代相沿的治水傳統。「如遇大路、橋樑、要津往來的，或倡率修造，或獨立完成。」⁹民國《紹興縣誌採訪稿》就將修橋排在〈義舉〉第二位。

祁彪佳，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號世培，山陰人（今紹興）。明天啟二年（1622）

第、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郎奉敕參贊機務予養，前戶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兩奉敕巡福建地方、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外甥商周祚頓首謹序」，此時他尚在「里居」期間。商周祚認為治國必先齊家，重「鄉邦」，因此帶頭捐資重建龍華橋，還辦學、賑災，著實為地方辦了不少好事。直到明崇禎十年（1637）才起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崇禎十一年（1638）五月，任吏部尚書。「復職四議，皆民聲起」。⁸由於剛正不阿，屢違聖意而丟職歸里。

今紹興圖書館藏有民國拓商周祚兄弟《商周初誥命碑》，對於瞭解他的家族概況是有益的。

《商周初誥命碑》，直3尺8寸，橫3尺5分，全文如下：

進士，曾任福建都御史、蘇松巡按等職。明亡，祁彪佳恪守「忠臣不事二主」節義，自沉於寓園梅花閣前水池中。南明朝廷追贈其為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敏」；清乾隆朝追諡「忠惠」。為建龍華橋，他捐銀2兩。祁彪佳之父祁承燾，為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右參政。他一生嗜書成癖，創立「澹生堂」藏書樓，藏書10萬餘卷，多為善本、孤本，其數量之多、規格之高，堪和寧波天一閣媲美，在我國圖書館史上有一席之地。祁彪佳與商周祚是翁婿，其妻商景蘭，字媚生，會稽人。她是商周祚長女，能書善畫。據《兩浙輞軒錄·卷四十》：夫

人有二媳四女，咸工詩。每暇日登臨，則令媳女輩載筆床一硯匣以隨，一時傳為盛事。¹⁰著有《錦囊集》等，是明清為數不多的女詩人之一。

龍華橋西，有一東晉古寺龍華寺。據明萬曆《紹興府志·卷二十一》：

龍華寺在都泗門內，即陳江總避難所憩也，俗呼龍王堂。江總修心賦並序：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於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蒞此邦，卜居山陰都賜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居，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摠鬱結，庶後生君子，閱余此概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秘。表《檜風》于韓什，著鎮山于周記。蘊大禹之金書，鑄暴秦之狂字。太史來而探穴，鐘離去而開筭。信竹箭之為珍，何珉珠之罕植。奉盛德之鴻祠，寓安然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園，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層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浸淫。掛猿朝落，饑鼯夜吟。果叢藥苑，桃溪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遑回，面江源之重選。流月泛之夜迴，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俯颯。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邇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造，樂樹扶疏。經行籍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暫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鐘風雨之如晦，倦雞鳴而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抑四辨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遺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于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于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而可已。¹¹

龍華寺在南朝宋元嘉二十四年（447），由吏部尚書江夷初建。夷父江彪，東晉永和中（345-356）任會稽內史，卜居山陰都賜里。後捨宅為寺。其七世孫江總於南朝梁太清年間（547-549）避難會稽龍華寺，撰《修心賦》敘述寺中的清幽景致：「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曉修經成，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據《越中雜識》一書：「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侯景寇京師，台城陷，總避難會稽，憩於龍華寺。後入陳，為僕射尚書令。今蕭山有江丞相祠，人作江淹，誤。」¹²站在寺內遠望會稽山，四周綠水環繞，風景絕佳，故民間將這一帶通稱為「龍王堂」。進入民國，龍華寺仍在（表一）。據民國二十年（1931）尹幼蓮《紹興街市圖》和民國二十二年（1933）紹興縣政府建設科測繪五千分之一之比例尺《紹興城區圖》所繪，是時寺、橋相印的景觀還存在。

據記載，寺內的彌勒佛像為戴顓的作品。

戴顓（385-448），字仲者，譙郡銓縣人（今濰溪）。父逵（326-396），字安道。父子二人同為東晉南朝時期的藝術家，尤其擅長雕塑佛像。據《剡錄》記載：逵有清操、性高潔。善圖畫，巧丹青。慕剡地山水之勝，攜子隱居剡縣。王子猷雪夜乘小舟訪戴，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這就是典故「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由來。戴顓在巨大佛像的製作上，有豐富的經驗。一次，他看到吳郡紹靈寺的丈六釋迦金像過於古樸，於是「治像手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¹³使比例更加勻稱。戴顓與江夷是朋友。

民國，紹興佛教會曾設於此。抗戰期間為免遭日寇搶奪，南朝齊維衛尊佛造像從開元寺被移到寺內保護。佛像背面刻有「齊永明六年太歲戊辰于吳郡敬造維衛尊佛」18字，這是研究我國南方佛教造像的重要實物。文化大革命期間，龍華寺被移作他用。2005年按照「修舊如舊」原

則，利用老的廊柱、地磚、門檻重建了大雄寶殿、天王殿和寮房，恢復了歷史上龍華寺的盛況。寺內現存清嘉慶辛酉（1801）年《重建龍華寺碑》，明確提到龍華橋和廣寧橋。

廣寧橋在龍華橋西，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國內最長的一座七折邊拱橋。折邊拱是一種特殊的橋型，處於從梁橋向弧邊拱橋演變的過渡階段。橋拱下有纖道，將橋基石挑出0.7米，供繡夫拉纖時行走，也可供人通行。橋上橋下二條道路，廣寧橋堪稱古代立交橋。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

廣寧橋，在長橋東。漕河至此頗廣，屋舍鮮少，獨士民數家在焉。宋紹興中，有鄉先生韓有功復禹，為士子領袖，暑月多與諸生納涼橋上。有功沒，朱襲封亢宗追懷風度，作詩云：河梁風月故時秋，不見先生曳杖游。萬迭遠青愁對起，一川漲綠淚爭流。蓋橋上正見城南諸山也。襲封，亦修潔士云。¹⁴

漕河就是大運河。韓有功是當時紹興「士子領袖」，「河梁風月」、「一川漲綠」說的是運河流經廣寧橋的情形。這段話告訴我們，廣寧橋在南宋嘉泰年間（1201-1204）已有，而且是一處重要的觀景納涼公共活動場所。據明萬曆《紹興

府志·卷八》：

廣寧橋。在都泗門內。漕河至此頗廣，屋舍鮮少，獨士民數家在焉。橋上正見城南諸山。宋紹興中，有鄉先生韓有功復禹，為士子領袖，暑月多與諸生納涼橋上。有功沒，其徒朱襲封亢宗作詩懷之。朱亦修潔士云。隆慶中，漸圯，華嚴寺僧性賢募緣重修。朱亢宗詩：河梁風月故時秋，不見先生曳杖游。萬迭遠青愁對起，一川漲綠淚爭流。¹⁵

華嚴寺在紹興城內，建於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到了明隆慶年間（1567-1572），廣寧橋由華嚴寺僧性賢組織重修。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廣寧橋。今測橋長60米，寬6.9米，高5.99米。拱高4.2米，寬3.58米，跨徑6.25米。拱券為縱向分節並列築砌。龍門石飾以圓獸，堅立一排。這些獸面中雕刻的龍是三爪龍，三爪龍為宋以前風格，此石雕圖案可證明該橋始建時間應在宋之前。整個橋身用塊石疊砌，兩側置須彌座狀實體石欄，間立覆蓮墩石望柱，欄末置抱鼓石收結。南、北各有23檔石階，條石鋪就。每級長3米，厚0.12米，寬0.5米。

廣寧橋北立有明商廷試撰《重修廣寧橋碑記》，直6尺1寸，橫2尺1寸：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行太僕寺卿邑人商廷試撰文。中實大夫太常寺少卿管尚寶司事謝敏行書單。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西楚明郡前川邵雲南清吏司郎中葉應春篆額。嘗聞橋樑：王政之大事也。老怯溪橋，不惜千金之費，窮臨野渡，應遣一生之愁。昔人所詠，良有以也。矧作邑建邦，必標山川之會；行人利涉，每當水陸之冲。廢隧允藉於作新幹濟，必資于才力。是故垂虹應星，有光與圖，回障川，式增形勝，而可不務者乎！吾越古稱澤國，城環四十里，列為九門，水門居其六，皆水道之所經也。其地枕江面山，千岩萬壑，溪澗溝渠之水，匯於鑿湖，而北注于江，其間蕩為巨浸，分為支流，皆經行城堙闡之中，勢不得不為橋樑，以通往來。廣寧橋在邑城最為衝要，南北數百尺，上聯八字橋，東西與長安、寶佑對峙而起，遂以雄壯甲於越中。自創以來，凡幾修築，吾不能記其詳。而重建于宋紹聖四年，則廬普安之志石尚存，迄今將五百祀矣。橋之傾圮殆甚，行道者危之，維時謝蘭阜氏、時鎮山氏、成省白氏，相與倡其議。擇僧之有戒行才幹，如性賢等者，使董其役，則以聞於郡邑之賢士大夫。適紹坪彭公蒞郡事政心，先大體惠存兼列。爰及寮屬龍石王公、儉齊伍公、半野陳公、理齊張公、孺東徐公、星泉楊公皆銳意修舉，各捐俸有差，以為民倡。顧自筮日以至落成，諸大夫咸親蒞之，而士民之好義者，亦知所感發而樂於

輸。故財不衰而集，工不督而勸，盡撤其舊，而一新之。下盤基石，旁築埤塘，罔不堅致鞏固，可垂長久。其工益倍於昔，而費亦不下千金，逾年而告成，亦可謂難矣。橋在予交界，當泗水之會，凡經畫規度多遍訪而行。事成，諸公以記相屬。顧昔人言惟作新之幾振於上，而效勞之力競於下。登是橋者，其無忘所自而已，抑予重有所感焉？廣寧之基址舊矣，宋時福邸於是地即也。為水晶宮行樂其間，朝出廣寧，暮歸長安，遂為貴游繁華之地，若韓處士抱德而隱時，曳杖納涼其上，萬迭遠青，一川漲綠，河梁風月之詠。今繁華之跡銷歇泯滅而不可追矣，而風月之景固在也。好修之士，亦有續前賢之遊者乎！則此橋將以名勝聞於天下，豈徒以利涉而已耶？故為之記。萬曆三年己亥冬十一月至日立石。

商廷試（1498-1585），字汝明，號明洲，會稽人（今紹興）。明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四年（1555）任黃州知府，累官至陝西行太僕卿，致仕歸。《碑記》確認廣寧橋重建於北宋紹聖四年（1097），此前歷史不詳，「在邑城最為衝要。上聯八字橋，東西與長安、寶佑對峙而起。」八字橋在廣寧橋南。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八字橋，在府城東南。二橋相對而斜，狀如八字，故得名。」¹⁶八字橋是拱樑橋，今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樑下西側第五根石柱，刻「時寶祐丙辰仲冬吉日建」，直3尺2寸，橫5尺1寸。此橋南宋嘉泰間（1201-1204）即存，「寶祐丙辰」（1256）當為重建時間。橋身嵌助石碑，直3尺8寸，橫1尺1寸。刻「信士□□」。長安橋即長橋。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長橋，在城東北支，鹽倉側西。」¹⁷寶佑橋在寶佑橋河沿。《寶佑橋題字碑》，直3尺8寸，橫1尺1寸。刻「歲峇寶佑癸酉重陽吉日立」。這表明寶佑橋建於南宋寶佑癸酉年，即1253年。今均拆除。《碑記》稱：橋樑為「王政之大事也」。「吾越古稱澤國，勢不得不為橋樑，以通往來。」記敘了明萬曆三年（1575），在僧性善「董領」下，地方官、士民集資整修廣寧橋的熱鬧場面，最後「盡撤其舊，而一新之」。

廣寧橋身帶有明萬曆年間（1573-1620）的多處募修刻石。《廣寧橋石刻》，直3尺9寸，橫9寸。刻「萬曆二年八月□日□舍」。《廣寧橋助石碑》，直3尺8寸，橫2尺2寸4分。刻「會稽縣廿一都章家□，信士章天祥，壽命延。萬曆二年八月」。《廣寧橋洞碑》，直3尺6寸，橫2尺2寸。

刻「山陰縣大善寺，僧善。僧綱司，都綱德。萬曆二年八月」。《廣寧橋信官題刻》，直3尺1寸，橫1尺1寸。刻「會稽縣。信官楊。妻氏。」《廣寧橋信士捐助碑》，直3尺6寸，橫1尺5分。刻「會稽縣石童坊。信士。□氏。」舍、信士和信官都是捐資的意思。據明萬曆《紹興府志·卷二十一》：

大善寺，在府東一里，中有七層浮屠，梁天監三年，民黃元寶舍地，有錢氏女未嫁而死，遺言以奩貲建寺，僧澄貫主其役，未期年而成，賜名大善，屋棟有題字云：梁天監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庚子朔八日丁未建。宋建炎中，大駕巡幸，以州治為行宮，而守臣寓治於大善。及移蹕臨安，乃復以行宮賜守臣為治所。歲時，內人及使命朝攢陵，猶館於大善。幹道中，蓬萊館成，乃止。……明永樂元年，寺僧重修，寺塔復煥然。¹⁸

僧綱司是明代管理僧人的機構。《明史·職官志》載：府僧綱司。都綱一人，從九品，副都綱一人。州僧正司，僧正一人。縣僧會司，僧會一人。府道紀司，都紀一人，從九品，副都紀一人。州道正司，道正一人。縣道會司，道會一人。俱洪武十五年置，設官不給祿。¹⁹明代紹興府的僧綱司設在大善寺內。刻「僧綱司，都綱德」含有見證、勸募的意思。

三、橋樑題刻作用

在紹興，橋修成之後，一般要立碑或勒石記其事，詳述建橋始末，或者刻上捐資人姓名及捐資數額，有的還記錄治水心得、管理制度，以鄭重其事，昭示後人。舊時對立碑之舉極為重視，一些碑文往往出自名士之手，成為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資料。

運河在紹興城內尚存光相橋、小江橋等數座古橋。光相橋在北海橋直街。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光相橋，在城西北」²⁰。《光相橋荷花石柱題字》，直2尺2寸，橫9寸。刻「隆慶元年。吉日重修。」《光相橋題刻》，直3尺2寸，橫1尺1寸。刻「□有光相橋，□頹圯，妨礙經行□。今自備己資，鼎新重建，光相洞橋，意圖永固。歲辛巳至正□年吉立。□石匠丁壽造。」至正是元惠宗的年號，即西元1341-1368年。光相橋的修築形式為獨立捐修。

小江橋在蕭山街口。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小江橋，在城東北」。²¹清乾隆《紹興府志·卷十四》：「《山陰縣誌》：在江橋邊，故以小名」。還據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江橋，在府東北二里許。《寰宇記》引《山陰記》云：江橋乃宋江彪所居之地，因以名焉。今郡人以為江文通故居」。²²橋南立有「永作屏藩」石碑一塊，直5尺6寸，橫2尺。據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八》中〈貽紹興太守張椿山書〉：

越郡為澤國，城中河流眾橫，界畫若棋局，其闊處可並三艇，狹處僅容舟。自昌安門入，由斜橋之小江橋數十武為城河孔道，兩岸列市肆，貨船填集，載者卸者鱗鱗然，每擁阻竟不能通。惟飭一誠實小官，查丈附近河身，有稍寬者押令空船分泊各岸，不得聚此一處，嚴禁迭泊，仍不時往查。又立禁碑，大書深嵌小江橋下，永垂厲禁。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清容、苕生，號藏園，江西鉛山（今鉛山）人。清乾隆二十二年

（1757）進士。主講紹興蕺山書院。立碑的目的是要大小船隻「分泊各岸」，保證河道暢通。

四、「士大夫親蒞，士民樂於輸」的傳統

對於紹興城河網的形成和橋樑的修築，明王士性分析說：

紹興城市，一街則有一河，鄉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設也。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動費官帑數十萬，而當時疏鑿之時，何以用得如許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地本澤國，其初只漫水，稍有漲成沙洲處則聚居之，故曰菰蘆中人。久之，居者或運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溝瀆種藝，或浚浦港行舟往來……故河道漸成，甕砌漸起，橋樑街市漸飾」²³

有河必有橋，橋樑的歷史與人類活動密不可分。在紹興民間捐資修橋逐漸成為社會共識。在南宋嘉泰《會稽志·卷十一》所列出的240座橋樑中，明確官修的6座，獨立捐修的28座（表二）；明萬曆《紹興府志·卷八》所列出的64座橋樑中，明確官修的4座，獨立捐修的27座（表三）。大多數橋樑屬於民間集資修築。現存龍華寺東閘橋碑、重修廣寧橋碑記和廣寧橋題刻都印證了民間力量在運河橋樑修築上的作用。

宋代以後，橋樑的類型更加豐富多彩。單從結構上看，就有索橋、浮橋、梁橋、拱橋、浮樑結合橋、拱樑結合橋和堤樑結合橋等不同形制。不少樑橋、拱橋，有的立亭、有的建廊，成了亭橋和廊橋。拱橋橋形從初始的伸臂梁橋、折邊形拱橋，發展到弧邊形拱橋和懸鏈線拱橋。在功能上也逐漸多樣化。首先，橋上設市成為一種常見的做法。隨著經濟發展，商業繁榮，處於交通要道的一些橋樑，成為當時的交易之所。如「府城內府橋，在鎮東閣東。《寶慶志》云：舊以磚斲，不能堅久，守汪綱乃盡易以石。橋既寬廣，翕然成市」²⁴。其次，橋上立祠設龕，朋友聚會，成為大眾活動和交際場所。如「山陰杜浦橋，在

府城西北十五里漕河傍。《嘉泰志》云：自此而南，煙水無際，鷗鷺翔集。過三山，遂自湖桑埭入鏡湖」²⁵，成為文人集會場所。第三，有些橋樑兼具水利功能。橋上行人，橋下設閘。

註釋

- ¹ 周作人，《周作人詩全編箋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頁86。
- ² 袁康、吳平，《越絕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頁191。
- ³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明萬曆十五年〔1587〕刻本），卷7，頁14。
- ⁴ 王十朋，《會稽三賦》（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風俗賦，頁2。
- ⁵ 李亨特，《紹興府志》（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卷71，頁7。
- ⁶ 悔堂老人，《越中雜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7-8。
- ⁷ 劉宗周，《水澄劉氏家譜》（明崇禎六年〔1633〕刻本），〈序〉，頁3。
- ⁸ 紹興縣修志委員會，《紹興縣誌資料第一輯》（民國二十八年〔1939〕鉛印本），〈人物〉，頁95。
- ⁹ 周炳麟，《公門懲錄勸》（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儀征有福讀書堂重刊本），附錄，頁12。
- ¹⁰ 阮元、楊秉初，《兩浙輶軒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卷40，頁2884。
- ¹¹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7，頁9。
- ¹² 悔堂老人，《越中雜識》，頁134。
- ¹³ 釋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13，頁463。
- ¹⁴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明正德五年〔1510〕刻本），卷11，頁21。
- ¹⁵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8，頁33。
- ¹⁶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1。
- ¹⁷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1。
- ¹⁸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21，頁4。
- ¹⁹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75，頁1236。
- ²⁰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3。
- ²¹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1。
- ²² 沈作賓、施宿，《會稽志》，卷11，頁23。
- ²³ 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頁72。
- ²⁴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21，頁31。
- ²⁵ 蕭良幹、張元忭、孫礦，《紹興府志》，卷21，頁34。

表一、紹興縣佛教寺院庵堂一覽表（部份）

名稱	地址	重建時代	住持人 (僧尼或 俗家)	公建募建或私建及建修 人或重修人姓名、時代	屋中間數	玉石器、銅佛像尊 數及藏經古物、名 人之碑記刻聯	採集所自
龍華寺	都泗坊 廣寧橋 下	嘉慶辛酉 (佛教會 載乾隆)	僧達慧	陳維信助石柱，民國丁 巳。宋陳氏助枱桁，光 緒廿四年重修四天王殿	二十餘間，後 有園		俞大可、童 穀幹

資料引自：紹興縣修志委員會，《紹興縣誌資料第二輯》（稿本），宗教，頁10。

表二、南宋嘉泰《會稽志》所載橋樑

	總計	府城	山陰	會稽	蕭山	諸暨	餘姚	上虞	嵊縣	新昌
總數	240	99	28	33	9	13	20	22	13	3
其中官修	6	2		1		1		2		
獨立捐修	28	17	1	1	2	1	3	3		

表三、明萬曆《紹興府志》所載橋樑

	總計	府城	山陰	會稽	蕭山	諸暨	餘姚	上虞	嵊縣	新昌
總數	64	19	8	9	3	3	10	6	3	3
其中官修	4	1				2	1			
獨立捐修	27	9	2	2	2	1	5	5	1	

活動消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之泛珠三角研究工作基地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辦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第30期）

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



廣州市南沙區
南沙資訊科技園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工作基地

研究班每年舉辦二次，旨在為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生提供
互相交流的機會，鼓勵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

●論文報告人參加辦法
○論文報告人必須為碩士或博士班最後一年學生，報告題目必須為其本人學位論文。
○請於2015年10月17日前將報告提綱以電郵方式同時送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楊培娜收 (yangpein@mail.sysu.edu.cn) 及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黃永榮收 (schina@ust.hk)
○提綱內容：
1.學位論文題目；2.有關課題的研究綜述；3.論文各章節簡介；4.參考書目。
○主辦機構負責論文報告人往返車費(火車硬臥或高鐵二等座席)及會議舉行期間之食宿費用。
○主辦機構將於10月31日前通知是否接納申請，並安排報告日期。

●參與研討班者報名辦法
○歡迎各相關學科研究生參加討論。
○主辦機構負責參與者會議舉行期間之食宿費用。
○往返旅費由參加者自理。
○請於2015年10月31日前，將姓名、所屬學校、院、系、暫擬學位論文題目等資料
以電郵同時送 yangpein@mail.sysu.edu.cn 及 schina@ust.hk 。

●查詢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電話：(020)84114831 傳真：(020)84112122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31758145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